



世界文学名著
(秭译本)

如今世道 (下)

The Way Now We Live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 著

秭佩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
如今世道 (下)
The Way Now We Live
———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 著
柘佩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今世道: 全2册 /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Trollope, A.)
著; 秭佩译.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12
(世界文学名著: 秭译本)
ISBN 978-7-311-04346-9

I. ①如… II. ①特… ②秭…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3629 号

责任编辑 张国梁 武素珍
封面设计 管军伟

书 名	如今世道(下)
作 者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秭 佩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总 印 张	47.75
总 字 数	798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46-9
定 价	86.00 元(上、下)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目 录

下 册

第五十一章 你要哪一封	383
第五十二章 爱情和酒造成的结果	392
第五十三章 城里的一天	399
第五十四章 印度事务部	408
第五十五章 给牧师们的捐赠	417
第五十六章 巴勒姆神甫上伦敦	422
第五十七章 尼德达尔勋爵再次求婚	429
第五十八章 斯夸库姆先生受到雇用	436
第五十九章 宴会	443
第六十章 朗杰斯塔夫小姐的情人	450
第六十一章 蒙诺格拉姆夫人为参加晚会作准备	457

第六十二章 晚会	462
第六十三章 梅尔莫特先生在选举日	472
第六十四章 选举	479
第六十五章 朗杰斯塔夫小姐给家里写信	487
第六十六章 “也就怎么样恨你”	494
第六十七章 菲利克斯爵士保护妹妹	502
第六十八章 梅尔莫特小姐宣布她的目标	508
第六十九章 梅尔莫特在国会	514
第七十章 菲利克斯爵士干涉许多事情	523
第七十一章 约翰·克拉姆惹祸了	531
第七十二章 “问他自己去”	538
第七十三章 玛丽的财产	547
第七十四章 梅尔莫特交了位朋友	552
第七十五章 在布鲁顿街	560
第七十六章 赫塔和她的情人	568
第七十七章 布鲁顿街的另外一场纠纷	577
第七十八章 朗杰斯塔夫小姐回到卡芙斯翰	585
第七十九章 布雷格特的书信	592

第八十章 鲁碧准备当佣人	602
第八十一章 寇亨鲁普先生离开了伦敦	609
第八十二章 玛丽不肯死心	618
第八十三章 梅尔莫特再次在下议院	626
第八十四章 保罗·孟塔古的申辩	632
第八十五章 巴克莱广场的早餐	639
第八十六章 布鲁顿街的相会	645
第八十七章 在卡伯里	652
第八十八章 验尸	659
第八十九章 命运之轮	666
第九十章 赫塔的悲哀	676
第九十一章 情敌	682
第九十二章 哈密尔顿·K·菲斯克又来了	690
第九十三章 忠实的情郎	698
第九十四章 约翰·克拉姆的胜利	705
第九十五章 朗杰斯塔夫家两个闺女出嫁	711
第九十六章 “野驴饮水止渴”的地方	718
第九十七章 赫特尔太太的命运	726

第九十八章 玛丽·梅尔莫特的命运	734
------------------	-----

第九十九章 卡伯里夫人和布朗讷先生	741
-------------------	-----

第一〇〇章 在索夫克	748
------------	-----

第五十一章

你要哪一封

保罗·孟塔古离开了索夫克，星期一早上回到了伦敦。第二天他给赫特尔太太写了封信。他坐在自己的寓所，回顾自己的处境时，觉得当初还不如接受梅尔莫特的建议，到墨西哥去的好。那样的话，他至少可以热心地为这条铁路奔走一番，待到发现是个骗局时，洗手不干也不晚。当然他会再也见不到赫塔。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他的爱情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他和她有什么好处？他所梦寐以求的生活是罗杰所过的那种英国生活，是罗杰娶上个心爱的妻子后将过的那种生活。而这种生活对他来说，看来是绝对无望的。像罗杰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是不是应该他自己走掉，写封信给赫塔，叫她嫁给天底下这位最好的人？

但是墨西哥之行对他来说已成罢论。他已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和梅尔莫特吵了架。他必须对赫特尔太太立即再采取个什么措施。前些时日他两次去依斯陵顿，都是打定主意和这个女人作最后一次会面的。后来他又陪她去罗斯托夫，同样是打定主意在罗斯托夫结束他和她的关系。现在他又许下了诺言再去依斯陵顿。他知道，如果他不依诺前去，她也会找上门来。这样下去，这种关系永远没完没了。

如果她仍然要他去，他当然得信守诺言，再去一趟。不过，他想先写封信，写封单刀直入的信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边便是他写的信的全文。

亲爱的赫特尔太太：

我答应过再到依斯陵顿来看你，如果你仍要我来，我就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会面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会有什么好处呢？我决不为我自己的行为辩解。我无法为自己辩解。我从旧金山回英国的旅途中与你相逢的时候，你的聪明、美丽与可爱的性格使我着了迷。你的聪明、美丽与可爱的性格现在依然如故。但是由于我们两人时间境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和性情也相去甚远，我断定，倘若我们结婚，谁也不会给对方带来幸福。错误当然在我。但是，承认错误，任责任骂，承担一切不幸后果，不管是什么后果，举个例子来说，像俄勒冈的那个人那样叫枪崩掉，都会比这样的婚姻好。这样的婚姻，甚至在婚礼举行之时，就会知道将是一场不幸与悔恨。我一得出这样的结论，便写信告诉了你。现在我不能，也不敢说你后来的做法不对。不过，我是只能坚持我在那封信中所表达的决定的。

你到伦敦后我去看你的第一天，你问我是否爱上了别的女人。我当时只能以实相告。但我当时不应该说是我变了感情。我是在决定废除和你的婚约之后才认识这位姑娘的，并不是因为我爱上了她才废除婚约。我现在尚没有任何根据去指望我对她的爱会有什么结果。

我现在已把我的思想状况尽我可能给你说明白了。倘若我有可能补偿对你的伤害，甚至因伤害你而遭到报复，我愿意补偿，我愿意被报复。但是又怎样补偿呢？你要我受什么报复呢？我认为我们再见面于事无补。不过，如果你在看过信后仍希望我去，由于我答应过，我当最后再去一次。

你最真挚的朋友保罗·孟塔古

于1873年7月2日，星期二

赫特尔太太看这封信时，心里极其矛盾。保罗在信上所写与她在那页纸上写的话完全一致。那张纸她仍在口袋里放着。那些话倘若好好地誊写到信纸上，就会成为她所能作的最慷慨、最合适的回答，她希望自己作到慷慨大方。她具有妇女们那种自我牺牲的天然愿望。不过，这种牺牲如果是另外一种性质，那就会非常适合她的口味。如果是她看到他家产荡尽，落得一文不名，她倒会乐于把她所有的一切与他共享。倘若他是个跛子、瞎子，或者为某种疾病摧残得可怜兮兮，

她会待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安慰他。即使是他出了丢脸的事情，她也会同他一起逃到某个遥远的国家，并且原谅他所有的过错。只要她感到她为他作了牺牲他能有知遇之感，而且也以爱相报，再大的牺牲她都甘心。但是，就此走掉，而且永远无声无息，这种自我牺牲她可受不了。有哪一个女人能受得了这样的牺牲？既要放弃她的爱情，又不许自己愤恨，这她办不到。一想到驯顺二字她就感到难以忍受。她这一生不算十分富有，但她之所以能有今天，全仗着她有气魄，勇于自我保护。现在，时至最后，她能忍气吞声，像条小虫一样任人践踏吗？她能比一个英国的女孩子还要软弱吗？她能允许他拿她的爱情开心，快乐了一阵，然后像一只蜜蜂一样向别的花朵游荡而去，而自己却忍受可怕的煎熬、摧残和折磨？她这一辈子不是在竭力反对这种消极容忍的理论吗？她掏出了那张纸片，又看了一遍。时至今日，她依然对信中的女性温柔气氛感到满意。

但是，不行，这封信不能发，连抄都不能抄。她纵放出她另一面的强烈的感情——实际上她的感情已分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她坐在桌前，挥笔疾书了如下一封信。

保罗·孟塔古：

我受过多次坑害，但在所有的对我的坑害当中，以这一次最为恶劣，最不能原谅，最不像出自男子汉之手。可以肯定，像这样的懦夫世上还不曾见过，这样会说谎的人世上还不曾有过。我打死的那个可怜虫见酒不要命，但他的行为完全符合他那类人的本性。甚至卡拉道克·赫特尔也从来没有这样存心要弄过我。你说过你要以男女之间最重的恩爱把你和我结合在一起，回过头来，当这种结合已经牵动我整个生活的时候，你又说这种关系与你的观点不符，要吹掉，是不是？你盘算了一下，觉得一个美国妻子没有某位英国姑娘使你更舒服，因此，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我没有哥哥和弟弟，跟前没有男的，不然的话，你不敢这样。你完全是一个懦夫。

你说要补偿！你是讲钱吗？你不敢直接说出来，但你心里是这样想的。这是进一步在欺负人。至于报复，说得对，我是要报复的。我要你遵守你的诺言到我

这里来。你会看到我手拿鞭子等着你。我要拿鞭子抽你，一直抽到我筋疲力尽才住手。然后我看你敢怎么样，看你敢不敢把我拉到法院告我打了你。

是的，你来吧。你给我来吧。现在你知道你来将受到什么样的欢迎。待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鞭子就已买到手。你将发现我懂得挑什么样的鞭子。我请你来。你如果由于害怕，违约不敢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要让你在伦敦待不住；如果我找不到你，我就要把我的遭遇告诉你所有的朋友。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已经尽可能明白地告诉你了。

温尼芙蕾德·赫特尔

她写完这封信之后，又把上次写的那封短信看了一遍。她又一次痛哭起来。当天她哪封信都没有发。第二天上午她写了第三封信，把第三封信发出去了。下边就是第三封信的全部内容。

是的。来吧。

温·赫

这封信准时送到了身在寓所的保罗·孟塔古的手里。他立即出发去依斯陵顿。他不希望把此次会面向后拖。至少他已经使她明白，他对她温文礼貌，他陪她看戏，他同她在皮普金太太家里一起用茶点，他送她到海边，这一切绝不意味着他已一步一步地被征服。他的心思在罗斯塔夫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在上封信里也已说得十分清楚。她在那家旅馆里曾对他说，她当时身上若带枪，就会开枪打死他。现在她尽可以带她的枪，但他真正害怕的还不是她的枪。他的痛苦在于必须向她申明他已决心对不起她。最大的难关现在已经过去。

是鲁碧给他开的门。她和他打招呼的时候，毫无快乐的表情。从她被囚禁的那天夜里起，现在已是第三天的上午了，还没有出现一件可以减轻她痛苦的事情。此时此刻她的情郎本应该在利物浦，但是，事实上他正睡在威尔贝克街他自己的被窝里。“是的，先生，她在家。”鲁碧说。她手里抱个婴儿，还有一个小孩

拽着她的衣服。“别这么拽，萨莉。请问，先生，菲利克斯还在伦敦吗？”鲁碧在被囚禁的当天夜里就给菲利克斯爵士写过一封信，但还没有接到回信。保罗的心思完全在自己的难题上。他对她说，他现在对菲利克斯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于是，鲁碧把他领到赫特尔太太的房间里。

“你来啦！”她说话时依然坐在椅子上，身子抬也没抬。

“你要我来，我不得不来。”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得不来。我的愿望似乎对你并没有多大影响。你就坐那里吧，”她指着较远的一个座位说，“你认为你我最好再也不要见面了？”她非常沉静。不过他觉得这种沉静是故作，随时都可能变成暴烈的发作。他从她的眼神中预感到这只野猫将要突然扑来。

“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哟，你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的音调很低。“一个男人只需要说一声自己变了心就行了，何必费神再说些什么。女人的一生，女人的心，都是小事一桩，何必去管它？”说到此处，她停顿了一下。“你来这里是我强叫你来的，当然你应该保持沉默。”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答应过要来。”

“但你没答应过要开口说话，对吧？”

“你叫我说什么呢？”

“啊？我叫你说什么？难道我还得听你摆布，告诉你我叫你说什么吗？假定你这样说，‘我是个正人君子，是个说话算数的男子汉，我原打算背信弃义的，现在我后悔了’，你认为你这样说就走不开了吗？我就没有可能回答说，由于你的心已不在我身上，你的手也会撤去，我不屑于做一个不需要我的男人的妻子吗？”当她问这句话的时候，她逐渐提高了嗓门，从座位上半抬起身子，向他探过身来。

“你完全有可能。”他不知道怎样回答。

“但是我不那样说，我至少要说心里话。我会要你，仍然要你，我深信我还可以靠我的一片赤诚把你争取过来。我对你仍然有一种友好的感情。我对那个

女人可一点儿好感都没有。我想，那个女人比我年轻，比我文雅，还是个姑娘。”从她脸上的表情看来，她好像仍在盼着对方给她个答复，但是对方对她的话毫无反应。“保罗，你现在要离开我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为了你，我已经把我的朋友们都抛弃了。我没有家。我在这里住的皮普金太太的这间房子比世上任何地方还稍微像家一些。世界之大可以由我来选，但是挑选哪个地方都没有根据。我有自己的财产。但是我拿它干什么，保罗？倘若我能死掉，再也无声无息，财产可以归你。”这些话对方不可能答复。所以要问这些问题，也正因为不可能得到答复。“你至少可以给我出出主意。保罗，我落得这样孤单，在某种程度上是你造成的，你说是不是？”

“是我造成的。但是你知道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对我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这不会使你奇怪吧？就可以展望到的将来来说，我最好留在这里。我至少，对皮普金太太有些用处。昨天我一说到要走，她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保罗，那个女人若在我们国家，会饿死，我在你们国家将落得凄凄惨惨。”这时她停顿下来，双方相对无言有一分钟之久。“你觉得我的信写得很短，对吧？”

“我想，你要说的信中都说了。”

“不，完全不是的。我有多得多的话要说。那是我写的第三封信。现在让你看看那两封。我写了三封信，得确定给你发哪一封。我想，你那封信比我的哪封信都容易写。要知道，你没有什么犹豫，而我的疑虑却很多。我不能把三封信一起都发出去。但你现在可以都看到了。这是其中一封，你先看这一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决定寄这封信给你。”然后她又递给他要用鞭子抽他的那封信。

“你没发这封信，我很高兴。”他说。

“我当时是想发。”

“但你改变了主意？”

“你是否觉得里边有什么地方不可理解？说出来，告诉我。”

“我是在替你着想，而不是替我着想。”

“那么就替我着想吧。我在信中讲到的你对待我的行为，有哪条讲得不对？”

“你总问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女人再生气也不应该拿马鞭子抽人。”

“女人要用马鞭子抽人，男人们听了肯定会开心。男人们爱寻开心。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女人们如果有男人为她们战斗，她们可以把战斗的事情交给男人们。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一个人帮助她，难道她就什么都得忍受，而不还击欺侮她的人？难道说打架不合女性，女人家就该由着人家活剥她的皮而不去自卫？那么，要那种你所说的女性有什么好处？你是否拿这个问题问过你自己？应该说，男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但是，如果女人发现男人们只是在利用她们所表现的懦弱，她难道不应该抛弃自己的懦弱？如果她被狼当做羊来对待，难道她不应该像狼一样来战斗？噢，不，这太不符合女性了。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保罗。有一阵我心平气和下来，女性柔弱的魅力涌现在我的心头，于是我写了这另一封信。你不妨都看看。”于是，她把在罗斯托夫写的那封信交给他，他也看了。

他看着看着泪如泉涌，没能看完便停了下来，但他已经知道了大致内容。他走了过来，哭着跪倒在她的脚下。“我并没有发出去啊，”她说，“我拿给你看只是叫你知道我的心在不停地想些什么。”

“这封信对我的伤害比哪封信都大。”他答道。

“不，我不会伤害你——此时此刻不会伤害你。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牺牲品！为什么让你样样都有，而我的生活就该成为一片空虚？现在，三封信你都看过了，你愿要哪一封？”

“现在我认为另外那封信不是你思想的表现。”

“但是，当你甩掉我之后，我的思想就是那样的。当你和我一起在海滩上的时候，我就是那样想的。当我在旧金山接到你第一封信的时候，也是那样想的。你跪在那里干什么？你并不爱我。一个男人家给女人下跪，应该是求爱，不应该是求宽恕。”不过，话尽管这样说，她还是把手放在他的额头，把他的头发往后拢，望着他的面孔。“我怀疑另外那个女人是否爱你。我不求你解答，保罗。我

想，你该走了。”她抓住他的手，把它摁到自己的胸脯上。“只要你告诉我一件事。你信中提到补偿，你的意思是不是指——钱？”

“不，的确不是。”

“我希望不是，我希望指的不是钱。好啦，你走吧。你再不会受到温妮芙蕾德·赫特尔的打扰了。”她抓起那张上写着要用鞭子抽他的信纸，把它撕成了碎片。

“另外那封交我保存吗？”他问道。

“不。你要它有什么用？用来证明我的软弱吗？那封也要撕掉。”但她把它拿了起来，又夹到她的皮夹子里。

“再见了，我的朋友。”他说。

“不！这次分别没必要说再见。走吧，什么话都再不要说了。”于是他走了。

他一走出前门，门刚刚关上，她便拉铃叫鲁碧把皮普金太太请到她这里来。皮普金太太一进门，她就说道：“皮普金太太，我和孟塔古先生的关系已经完全完了。”她笔直地站在屋子的中心，说此话时还面带笑容。

“我的天哪！”皮普金太太举起双手，说道。

“我曾经对你说过我将要和他结婚，因此，我现在不嫁给他了，也应该给你说一声。”

“为了什么呀？这个年轻人这么好，又稳当。”

“至于说为了什么，我没打算说这个。不过事情就是这样的。过去我和他订过婚。”

“这我完全相信，赫特尔太太。”

“现在婚约解除了。再没有别的。”

“哎呀！可你和他一起去罗斯托夫，还有其他来往！”这么有趣的故事，皮普金太太不再打听打听，感到不甘心。

“我们是一起去了罗斯托夫，两人又都回来了，不是一起回来的。已经完了。”

“我相信这不怨你，赫特尔太太。每逢两人要结婚，后来结不成，从来都不

怨女的。”

“已经结束了，皮普金太太。我们再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你就要走吗，太太？”皮普金太太说。她事先已准备好把围裙往眼上捂。这位太太不仅对吃的不计较，而且经常关心孩子们，请他们吃这种布丁，那种馅饼，自从到这里后，账单上开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从来没问过。像这样的房客，到哪里还能找到啊？

“我们暂不谈走的话，皮普金太太。”皮普金太太听到此话，说了许多同情她、帮助她的话，几乎使人觉得，她要给她的这位房客作保证，再给她找一个情人，来代替吹掉的那一位。

第五十二章

爱情和酒造成的结果

那个倒霉的星期四，直到下午两点、三点、四点、五点，菲利克斯·卡伯里爵士还在被窝里睡着。他母亲几次轻轻地走进他的卧室，每一次他都假装熟睡。他母亲关切地问他，他不吭声。但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熟睡，只能短暂地一会儿迷糊一阵子，而且睡得不踏实。他从头到脚都感到疼痛、难受，周身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他躺在那里，想靠绝对静卧来减轻头痛，心想，只要他在床上躺下去，就可以不受外界的攻击。这是他唯一可求的安慰。卡伯里夫人派小听差来到他的房间。见是听差，他没有装睡。听差给他端来了茶。他要掺水白兰地，但是没有。在他目前的情况下，只能静等给他去找，他没敢发什么脾气。

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彻底完了。他与当今最大财产的女继承人安排了私奔计划，结果却让姑娘一个人出走，自己没有跟去。根据他们的具体安排，她登上横渡大西洋的万里航程之后才有可能知道他没有守约前来。私奔之举使梅尔莫特和他为敌，没有跟去又引起了小姐的敌意。而且，他把自己的钱都输掉了，把她的也输掉了。他哄他可怜的母亲帮补他私奔的费用，连他母亲给他的钱也输了。他已经失魂落魄，甚至对他母亲也害怕起来。他仿佛记得在俱乐部和谁吵过架，具体情况已记不起来，不过心里明白是吵过架。唉，他什么时候能鼓起勇气再进俱乐部？他什么时候还能在外边出头露面？现在人人都已知道玛丽·梅尔莫特约定和他逃跑，到关键时刻，他却坑了她。他用什么谎话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呢？还有他的衣服！他所